

方正文史資料一

方正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哈文部

0801

方正文史资料

(第一辑)

方正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

前 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从一九五九年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开展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四年的历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国各级政协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各地政协先后出版了当地的文史资料。我县文史工作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搜集和整理了我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的珍贵史料。其中有的史料已在报刊上发表。现将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史料编辑出版，籍以更好地发挥这些史料的社会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县文史工作的深入开展。

《方正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这是方正

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项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光荣事业。编辑出版我县文史资料，对于我们总结过去，指导今天，建设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我们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编排了生动的教材；对于我们搞好各项工作，继承先烈的未竟事业，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可谓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毫无疑问，它必将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方正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这是保存和积累我县历史资料的有效形式。组织力量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同时编辑整理成册，在我县这还是第一次。今后，我们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广征博采，陆续对我县上至清末下至“文革”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史料进行深入挖掘，有计划地整理和编选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征集到的史料。

《方正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这是县委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编写人员积极努力的共同结果。为了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县委批准县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县志办、县党史征集办在组织力量撰写地方志史的同时，积极协助开展这项工作；一些党内外老同志主动反映情况，提供资料，热情关心这项工作；参加写作的同志以存真求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致力于这项工作。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辑稿件，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我县的一些重要事件，活动在我县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或是一些当事人叙述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珍贵，内容具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作者发表在本辑的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或许不尽正确，恳请知情者予以补充或订正。同时，由于我们的能力水

平所限，在辑编方面，肯定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目 录

单骑闯大桥·····	李建军 (1)
奇袭方正·····	陈元升 (10)
老抗联范景海·····	险峰搜集整理 (16)
抗日小英雄何畏·····	柴希林搜集整理 (24)
李日新烈士殉难记·····	晁智搜集整理 (30)
在大罗勒密的密林里·····	安贞淑 (35)
难忘的一九四六年·····	张健 (44)
我所经历的太平岗事件·····	陈秉萼 (52)
南天门区中队武装叛变始末记·····	郅文 (59)
征稿启事·····	(67)

单骑闯大桥

南京空军政治部顾问 李建军

戎马生涯，四十余载，到底走过多少路程、跨越多少桥梁，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唯有那次我单人独骑闯过方正蚂蚁河大桥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九四六年，我在松江省方正县（现黑龙江省方正县）会发恒区任区委书记。那年我才二十二岁。当时，这个县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不到一年，地方秩序还很不安定。在西部山区里，尚有多股土匪在活动；在东部山区里，李华堂、谢文东、张黑子等匪部不时对我进行骚扰；特别是活动在延（寿）、方（正）一带的号称“地下建军”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正窥伺时机，企图趁我方立足未稳之机，将我方逐

出，以便他们全面“接收”。

在会发恒区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深切地感到，要顺利地开辟工作，必须尽快地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武装。虽然当时这个区已有一支二十来人的区中队，但我经过反复了解后，发现这支队伍不纯，中队长徐海令是地主出身的兵痞，伪满时在村公所农业系当主任，他的部下有伪警察、伪官吏，特别是其中有些人还有与土匪、黑枪会暗中来往的嫌疑。这样一支武装队伍怎能靠得住呢？经我提议，区委会讨论决定，由我亲自组建一支武装队伍。我选拔了十多名出身好、觉悟高的青年，组成了区工作队。这是一支精干的队伍，既作群众工作，又学军事文化。为了尽快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军事本领，我就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手把手地教他们学文化、练射击等等。我们年龄都在二十上下，脾气秉性又都很投合，很快地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正教他们练枪

法，恰有一只小鸟从远处飞来，我甩手一枪，小鸟应声落地，大伙都惊叹不已。他们纷纷说：“老李，你咋练了这么一手好枪法？”我说：“总打仗啊，不练不行啊，战场上，你一枪打不倒敌人，就可能被敌人打倒啊。”队员们都点点头。认为有道理。队长刘文启，副队长周恩朴向队员们说：“咱得好好跟老李学呀！非练出一身好武艺不可！”从此，关于我的枪杆如何“直溜”（枪法准）的传说就在会发恒广为流传，没想到，这事后来竟帮了我的大忙，

那年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午后，我接到了县委电话紧急通知，要我当晚赶到县城参加紧急会议。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上级的各项指示都异常重视。对上级的通知，我们是当作命令来执行的。放下电话，我立即找来区工作队长刘文启、副队长周恩朴二位同志，讨论安排区里的工作。当我让刘文启主持全区工作时，他不

同意，非坚持与我上县城不可，因为以前我每次开会或办事，都是他陪同前往的。他说：

“局势这样紧张，让你单人独骑去闯，我们怎能放心呢？再说，咱派去大桥换岗的人还没见回信；大桥那儿的情况咋样，还不摸底呢！还是让我和你一块去罢，万一有个马高蹬短的，两个人也好应付。”

原来，在方正、会发恒之间有一座蚂蚁河大桥，是交通要冲。以前一直由区中队派人站岗，最近一个时期，局势更加紧张了，邻近县份区中队叛变的情况时有所闻。由于我对区中队早有戒心，今天上午便让刘文启派两名队员去换岗。可是，一直到我要去开会的时候，仍未见区中队岗哨回来，我们派去换岗的人也无消息。大桥的情况不明，我再单人过桥，确有风险。不去开会吗，我当时还没有那样想过。再让刘文启随同前往吗？区里的工作谁来主持？而且，一旦发生意外，岂不增加了一份损

失？想到这里，我说：“你不要惦记我了，区里的工作更需要你。”他看我态度坚决，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腰里插上一支大镜面匣枪，背上九九式长枪，挎上七、八个碴簧手榴弹，上马出发了。

会发恒区距方正县城二十五里多地。蚂蚁河大桥长约三百多米，宽七八米，桥墩与桥梁都是一搂多粗的圆木和方木，桥面是尺把厚的木方，桥面两侧，还竖着三架丈把高吊梁。远远望去，很有气魄。每当车、马过桥，那轰隆隆踢踏踏的响声如轻雷滚动，直传远方。它是方正南去延寿、珠河（现尚志县），西去哈尔滨的唯一陆上孔道，也是东部依兰、佳木斯从松花江南岸西行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桥距会发恒屯只有十多里路，我快马加鞭，不一会，大桥那巍峨的姿影便遥遥在目了。时值端午，大桥附近的柳树都已长满绿叶，河边的野草荒蒿也窜起老高，因这一带便

于隐蔽，曾多次发生“棒子手”劫人的事件。我每次路经这里，都是加倍小心的。

太阳快要卡山的时候，我到了大桥西头。在桥头堡前，我翻身下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观察动静。四周静得出奇，桥头堡上空无一人。我那本来就悬着的心，这时更加缩起来。我侧身树后，叫开匣枪机头，大声喊道：

“人呢？！”连喊好几声仍无回音。我几步蹿进桥头堡里一看，里边过个人影都没有，可桌子上的饭、菜却还冒着气呢。很显然，人一定是刚离开。而且，可以断定，就是在看见我时才走的。那么，他们是谁呢？是我派来的区工作人员吗？显然不是。第一，他们不会擅离岗位；第二，看到我来，他们会主动跑出来迎接我的！莫不是他们发生了意外？占据这里的一定仍然是区中队员了！他们又为什么避开我？莫非另有图谋？显然，我已身陷危境，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后面，或在哪丝蒿草之中，黑洞洞

的枪口已对准了我！怎么办呢？情况不允许我多想，心里只抱定一条，通知便是命令，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去县城！于是我一个箭步蹿出门外，影在树后，解开马缰，飞身上马，双脚猛一磕，马儿一声长嘶，四蹄生风，箭一样向桥上奔去。为了告诉那些躲在暗处的敌人：我早有准备，我在马背上抡起匣枪，对着可能藏有伏兵的树荫、蒿草丛，左右开弓扫了一梭子。在马蹄扣动桥板的咚咚声和匣枪吼叫的嗒嗒声中，我一鼓作气冲到桥东。然后，马不停蹄直奔县城。

到县城后，我立即和刘文启通了电话，把我遇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刘文启告诉我，区中队去珠河屯一带至今未回。根据这个情况，我让他一要赶紧弄清桥头堡的情况，确保这一交通命脉，查找那两名队员的下落；二要密切注意区中队的动向，提高警惕、严加戒备。我特别提醒，区中队可能已经叛变。

当晚，刘文启按着我的话，一面派出岗哨，一面带领区工作队武装列队巡逻。天黑时，他们发现屯子西边聚集着很多人马。他们集中火力，打了一排枪，不一会那些人马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徐海令果然领着区中队叛变了。他们守桥的叛匪扣押了我派去的两名工作队员。当他们发现我单人独骑向大桥驰来时，因事出突然，措手不及，来不及商量对策，便匆匆钻进树荫草丛里去了。这时，才开始商量如何对付我。其中一个说：“打死他！打死他河西的地盘就是咱们的了！”说罢瞄准我就要扣动扳机，另一个急忙拦住他：

“先别动，谁不知道那李山东子枪杠直溜？一枪撂不倒他，咱可就全完了！你别打不住狐狸惹一腔臊。”就在叛匪们举棋不定的瞬间，我已冲上大桥。待到我的手枪打响，子弹从他们头上尖啸着飞过的时候，他们只有魂飞天外，瑟瑟

瑟发抖的份，那里还敢动手呢？当晚，叛匪们准备趁我不在时攻打会发恒，缴区工作队的枪，但见屯中早有准备，便没敢轻举妄动。在夜幕的掩护下窜向珠河屯一带的山沟里去了。不久，便被我方全歼。

（柴险峰、赵青林记录整理）

注：此文曾载于1984年1月18日《黑龙江日报》

奇 袭 方 正

陈 元 升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个夜晚，满天乌云黑沉沉，山风吹得树叶发出阵阵响声。在大罗勒密通往方正县城的山路上，疾进着一支荷枪实弹的步兵。第二天，十一点多钟，在离县城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队伍前头，打起一面白地红心膏药旗，直奔县城而来。

刚到县城东门跟前，炮楼里早就看清“皇军”队伍的伪军哨兵，急忙亲切地问：“皇军从哪里来呀？”

这时，队伍前边的高个子日本军官，叽里咕噜地对翻译官说了几句，翻译官立时哈了哈腰，然后傲气十足地向守城的伪兵说：“我们